杜詩言志

杜詩言志卷十四

佚名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時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茲

至夔之始寓居西閣至瀼西寒望一首喜其蕭疏可以適遠與因欲定居於此入宅三首

則書其勝概足以任浮生之飄轉居然一日之桃源矣此則題於屋壁言久於川峽者非我志也不過飄泊天涯兵戈阻絕故與此暮春已經再期而不能去耳夫春既已暮則鳥之及時而鳴者已將反舌花之隨時而盛者亦無多時正猶我之自鳴其寥落者亦自厭其繁瀆而欲無語與我前途之歲月寧復有幾時也夫谷虛則雲氣薄逃虛者安能自厚

其生波亂則日華遲避亂者又安能獨歸之速然而我之哀傷總不在此亦惟憂戰伐之無由速定耳

此邦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羣畏人江北草旅食瀼西雲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

此第二首承上言我之居此非以為樂土也然亦有人曾言此邦千樹橘可以比封君者

而我則不見有此也亦不過暫借席地以養拙於干戈之際全生於麋鹿之羣耳其畏人而不敢與之校也一江北之草何極微乃爾其旅食而常不飽也一瀼西之雲何淡薄之甚惟此巴渝之曲邈在萬里之外豈京洛韋杜間人之所得聞而我乃以三年久客之故得飽聞之此外則何樂於是哉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鬢乾坤一

草亭。哀歌時自短。醉舞為誰醒。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

此第三首言世間之事。多有變幻。如綠雲遇陰則色退而白矣。錦樹方曉。則光豔而青矣。惟我則不然。我之一生。觸處便遭齟齬。以故身世之間。但餘此雙垂之蓬鬢。而遇合全希。生平絕無長物。以故乾坤之內。只存此一座之草亭。而家徒四壁。如此景況。或者年尚富

强猶有可待而哀歌已迫於衰晚或者將伯有助猶有可呼而醉舞絕無人亟盼然則當細雨之時而荷鉏以立惟有江上之猿孤吟於翠屏之間其淒清欲絕若為相况耳、

壯年學書劍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生即有涯高齋依藥餌絕域改春華喪亂丹心破王臣未一家

此第四首言我之一生如此豈由於不自檢

耶。無如少年所學之書劍。他日從軍。不蒙錄用。盡委棄於泥沙。故雖事主而沾薄祿。然未能大行其志。蹉跎空老。吾生有涯。尚欲何爲耶。至今老病。處此絕域。惟依藥餌以送年華。則亦已矣。其所不能去於心者。惟此喪亂之未平。而卒士王臣。未成一家之治耳。觀此詩而世不我用。猶然惓懷不置其忠愛之性。自非第二三人所能彷彿也看他他日二字。包

卻無限世情涼薄。眞忠厚語。

欲陳濟世策已老尙書郎。未息豺虎鬭。空悲鴛鷺行。時危人事急。風逆羽毛傷。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床。

此第五首。承上言非無濟時之策可陳。而已居閒曹。不能近侍君側。難除豺虎之亂。空悲鴛鷺之行。故時愈危而事愈急。雖欲拯救。而羽毛風逆。奮發無由。惟有江漢中宵涕淚滿

床而已夫賃居題壁總說非其本志而落後必歸到不肯忘君上此其志之所在堅白不移隨地流露也

柴門

孤舟登瀼西回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長影沒窈窕餘光散唅呀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鏌鋣蕭颯灑秋色氛昏霾日車峽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槎禹功

剏造化疏鑿兢𢿛斜巨渠決太古衆水爲長蛇風烟渺吳蜀舟楫通靈麻我今遠遊子飄轉混泥沙

此詩十一韻是前一首寫峽門之險而以遠遊子一語作結後一首十韻是寫客居之清約而以回首暮霞作結向來因係一韻遂編作一首今分之蓋作二首讀則起結突兀較有餘味也且篇中有兩回首字亦不犯複識

者詳之。詩因柴門而題而柴門則在瀼西。故泛舟而歸瀼西而登舟之時回首之所見者則兩崖之景有足駭焉其一則在於天時亢旱驕陽之氣如焚柴之暄赫雖當長晝之景已經窈窕西下而餘光仍散漫於峆岈之間其一則在於地勢落日照大江之奔流𤃩旋於嵌石之根而直歸於海以成一家其力之下衝迅厲欲劃地軸其上之竦壁鋒鋭如

攢鏌鋣。當是時也，但見秋氣蕭颯之中，日車昏霾之際。而峽門之險，窄僅可容槎。因嘆當日神禹疏鑿之功，足以輔翊造化，隨其欹斜成此巨渠，決於太古之前，以至於今。衆水滙之，如長虵之浩瀚。於是東通吳會，西通巴蜀，萬里之遙，皆成利涉，鹽麻之用，賴以通焉。然則是峽門也，郎瀼西也，其勢之險要壯濶如此。以我一介遠遊，寄居柴門，宜何似耶。

一似夫飄轉之流沙暫爲混跡於此耳不亦可悲也哉戛然而止是爲前首

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茅棟蓋一床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病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蓬蓽遮石亂上雲氣杉清延月華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足了垂白年敢居高士差書此豁平昔回首猶暮霞

此後首十韻承上言我之混跡於此將何以自處耶亦隨分以謀淸賞耳葢萬物莫不有其本性惟能附其性者爲佳若我之本性則以簡約爲適而不願從事於奢華故我柴門之中不過茅棟一楹取其足以葢我繩床使得容膝而止又隨地鑿一淸池喜其稍有餘花至於解渴則有濁醪樂飢則有脫粟如是則眼前之事足矣何吝嗟之有且喜此山中

人事稀少。日夕致佳。貧病固其常。而富貴可勿論。以此自老於干戈之際。藉此蓬蓽遮身。看雲氣。延淸賞。此理已愜於分外。非自誇也。求足以了此垂白之年而止。敢以高士自命耶。書此以自明其懷抱。而回首其時則猶暮霞在天而未晩也。是爲後首。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

爭餘溉暨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逕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

夔俗以竹竿入山引水獠奴供役不辭夜行之勞先生戲作此詩以勞之看他寫來無微不到又得如此雅令眞化工之筆祇令人作詩只解剿襲幾句寬帽子大頭話者眞可不必又作也首句直貫到末句盡山木蒼蒼落

日曛者正是虎豹出沒之地之時也此時而欲以竹竿入山分泉便是人所退避而不前者是以郡人都向竿頭爭取餘瀝而獠奴若不聞之不屑與之爭獨自入山尋源以竿承水便寫出有幹用人向根本上做起不屑與細人爭末流之利也夫入山愈深則水至稍遲故病渴之人廻自首以相望者至於三更之久而忽爾一聲傳言水至則源泉如注自

天而降青雲皆為之溼非竿頭餘瀝之可比也末二語以陶侃胡奴贊之胡奴本異人故不畏虎豹乃豎子亦能之乎錢氏謂胡奴舊註為不足據亦無足深辨第觀本文一異字則亦可想而知耳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苣馬齒掩乎嘉蔬傷小人妒害君子菜不足道也

比而作詩

觀此詩序則知少陵之詩大半皆出於比而他詩不註者使人之自得之也吾願學者從此偶反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存苦苣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園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荊棘暗長源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小人

塞道路爲態何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
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一經器物內示挂麄
刺痕志士探紫芝放歌避戎軒哇丁負籠至感
動百慮端。
首八句叙園官送菜而以未足怪一筆掃去。
下論世事則以比小人之害君子然寇盜侵
暴不過荆棘之類猶易刖擇而一等貌厠士
林而爲蹻跖之行如苦苣馬齒者擁塞器物

使羅紈之美受其麄刺上以敗壞國家下以荼毒善類有志之士豈屑與爲伍宜乎高蹈遠引採芝於山中而避此戎軒也是則畦丁送茶一事足以感動慮端者如此

除草 去蘞草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霜雪一霑凝蕙葉亦難留荷鉏先童

稚，日入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邱，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讐，

此藉除草以喻惡類之宜屏絕也，開口言草有害於人，妙妙，夫草之害於人，寧有幾何，而乃惡之，欲盡絕之，則天下之有害於人有什伯於草者，宜何如盡絕之也，既已毒矣，而又甚多，爲盡小人黨援盤結之態，苟滋其蔓，必

致難圖是以荷鉏先登討致水中無使得依

舊邸庶得藩籬曠而松竹幽信乎芟夷之不

可缺而疾惡之宜如讐也末語結出正意反

若作喻妙妙

引水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

奴僕悲無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

筒引水喉不乾人生流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

憂寬。

此以嘆人生生理之難，即一沽水而可見也。蓋等一水耳，在雲安則難，在魚復則易，所值之時俗有不同也。斗水之所關於人者，非甚鴻巨，然當其艱窘之時，則亦足以壓人之憂慮。是則接筒可引者，亦出於一時之幸，不可以爲易而忽之也。

園人送瓜

江漢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滯務茲
一掃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傾筐蒲鴿青滿
眼顏色好竹竿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浮沉亂水
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
秋蒂除仍看小童抱東陵跡蕪絕楚漢休征討
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此以喻嘉種之培養無人也菁莪棫樸以比
君子此食瓜而美亦以爲喻以言其色則傾

筐蒲鴿青也。以言其質。則水玉芝草也。以言其味。則如嚼冰雪。足慰枯槁也。然惟柏公能知愛惜。用以享士。用以供賓。而國家當休兵息戰之時。誰能如東陵故侯。加意種植。以備此珍味於無替也。吾惜園人之殊爲草草耳。觀此則少陵之以比爲詩者。又其一也。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

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正直挺然晨征
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
截篠簜伊仗支持則旅次於小安山有
虎知禁若持爪牙之利必昏黑搪突夔
人屋壁列樹白菊鏝為牆實以竹示式
遏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害馬
之徒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
誦

長夏無所爲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
白谷青冥曾巓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
午下山麓倘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見委
積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苦虛竹空荒
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
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蠆不
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
客愼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牆字資屢

修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熱爲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其給酒一例

觀此詩則知少陵亦精於吏治之才非疏狂而畧於事者也夫士人高談虛無尚淸淨鳴琴而理而置繁劇於不問一旦禍變當前而猝無以應使人誚儒術之疎而法令刑名之家又竭極苛細使民不堪命故君子貴未雨綢繆而說以犯難如此詩首言長夏無所爲

及閒暇也客居課奴僕小見大也飯腹清晨悉下情也持斧入谷授方畧也入肩四根不苛求也亭午下能齊步伐也尚鬭丁丁人鼓舞也功課日足力無乏也於是跨小離而仗履竹實空靴而峻隄防彼干戈鋒鬭雖藉賢府主之淨理而熊羆乳獸又寧不當自慎耶且舍西崖嶠雷雨蔚興牆宇亦資修葺而豈謂衰年專以姑息爲務如彼混淪無憂之徒

以苟治爲幸耶爾曹輕氷熱以下則爲之歌以勸勉之給賞以慰勞之以此爲吏吾知其能爲能吏以之爲將吾知其爲賢將矣孰謂少陵固一狂士耶

信行遠修水筒 引泉筒也

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廚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

饋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斯
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
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凡世間任負最勞苦之事人所退避而不肯
爲者已獨不遺餘力而爲之其於身所快意
之事人皆貪求而惟恐不足者已獨淡然而
處之此在古大臣不難於淡泊明志以死勤
事以勞定國而不謂小人中執僕夫之役者

亦竟能之其爲可法可傳更當何如如此信

行者二一僕夫耳乃性根清淨旣不茹葷凡人

之嗜欲始於餘食彼旣視爲泊然則一切世

味皆不足以縈其心是其所以處已者旣如

此而於他人之事豈反有切切然引爲已任

而不置者乃觀其陟雲林凌荒險日曛未食

觸熱貌赤而通流於四十里之外來與尉會

非其心通本源能識大體而於天下之事無

足以滯礙於其前者乎。如是則與古君子之恭以持身。謹以事上者。夫何異之有。裂餠浮瓜。曾不足以饗答其萬一。彼混同而視之。使殿最不分者。豈足以爲勸懲哉。行之秉心如此。其直如筆。而豈與世之奸猾者。同其崎嶇險惡。竊高位以損人利己者哉。其置身託志在雲霄之上矣。

甘林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
人歸。晨光映遠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
曠喜荆扉。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違。試問甘藜
藿。未肯羨輕肥。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
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
時危賦斂數。脫粟爲爾揮。相攜行豆田。秋花靄
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
此公家威。主人長跪問。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

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
覿前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一首中有句云
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瑤琴虛徐五株態側塞
繁胸襟安得輟兩足杖藜出欹傾條流數翠
實偃息歸碧潯則甘林者固老杜之所深爲
契注者也此則其喜歸之作言捨舟而越西
岡乃得入此甘林因解衣盤薄之下而見此
甘林之中無一不可人意如青翎芳澤之姿

既足以適我馬既瘠之性而好鳥間關之語
如知主人久客之歸則當此晨光映岫夕露
方晞之候雖年居遲暮寢食俱少而惟覺此
清曠之荆扉爲可喜者豈眞謂甘林之封殖
將歲有絹千匹哉亦見以倦於俗態之經過
不若此在野之於我性無違耳夫輕肥誰所
不羡藜藿豈眞獨甘無如喧静各不同科故
出處各隨機便也然則朱門雖貴亦不足矜

白屋雖貧亦不必陋此吾之所以憇此甘林而以得歸爲樂者也此一段說完甘林可喜之故夫青谿何處不悅焉好鳥亦何嘗知人之歸總是愛之深便生出如許歸美此可以驗人情卽可以爲詩妙也此下接言我旣以在野爲樂則旣歸之餘何以適此野性亦惟與此地鄰里之野老可以相依脫粟可以相供豆田可以同遊雖時危賦斂秋花之實盡

供軍旅而奉上之義自不可悖是以因主人長跪之問而勸其效死恭命勿爲奮飛以慰君上蓋野人雖可以適野性而君臣之義則無逃於天地之間嗚呼少陵最悲時事之剝害小民而於對野人之語則又勸盡親上死長之方所謂上下之交宜各盡其道耳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

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
波綺麗爲後賢兼舊例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
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逸多病鄴中奇騄驥
皆良馬騏驎帶好兒車輪徒已斲堂構惜仍虧
漫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慰漂蕩抱疾屢
遷移經濟慙長策飛棲假一枝塵沙傍蜂蠆江
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聖朝兼盜
賊異俗更喧卑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兩都

開幕府萬寓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音書恨鳥鵲號怒怪熊羆稼穡分詩興柴荆學土宜故山迷白閣秋水隱黃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

此少陵自言其生平之所作後多漫興不及其前之刻意苦吟也壯遊詩云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爲班揚又云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則當其東下姑蘇

徧歷吳越遊覽之詩蓋亦有數千百首之多而皆不著於集豈非公所未愜於中而棄之者歟今集中所載始於開元二十四五年至東都之後以及於楚蜀其一千五百餘首以題計之僅一千一百餘首耳而成都以前多作意之詩僅居十之三成都以後多漫興之詩遂居十之七故江上水勢如海聊短述一首有句云老去詩篇渾漫興蓋言亂離漂泊

情事難堪，即景言懷，漫然成咏，以適一時之興，故不覺其篇什之多，非如向者之深有所感觸，而極意以摹取之之謂也。此時去蜀居夔，依柏中丞者三載，其歸朝覲君之心，與懷歸故里之念，交廹於中，而又不能灑然就道，故漫興以寄其懷抱者最多，幾三百餘首。此詩乃自言其詩之非爲傑作，而並以曉示來茲，首言文章一道，原有一定之軌轍，其是非

得失。乃千古具眼公同鑒別之事。非一人一己之所可自為矯誣者也。故一言而得。則千古之人咸以為得。一言而失。則千古之人咸以為失。然必自己寸心之中。其得失先自了然。去其失以歸於得。然後可以質之千古而無歉。若使自己心中本無所知。則是其言必有失無得。尚何以對千古之人哉。是以古來作者。雖各殊列。而其名聲之得垂於後世者。

皆歸於有得而無失，而非㝗垂者也。自屈騷絕響，而漢詩盛行於後世。前輩既飛騰而起，後賢猶襲其餘波，其規例遵守不移。然法雖爲千古所共由，而心則隨學者所自盡。要必在小弱之年，苦心極諳，而後可得。觀此心從弱歲疲一語，則知少陵少時所作，正在苦心而未得手之時，其所作不存於集者職此故也。下引江左鄴中諸賢以證之，因自敘其所

作之不盡爲佳句者言己之用功如車輪雖已斵就而於古法猶未盡善如爲堂構猶有所虧則所作述者不過漫爲潛夫之論而謬叨同人賞識謂爲好辭員自愧矣蓋我之所以不能自信者亦以所遭之境實爲漂蕩疾病遷移經濟既無所施而塵沙久相侵傍庸庸既遠盜賊繁興顚沛之餘稼穡分心柴荆僻處則愁來而賦別離亦聊以適興而已尚

何佳句之可云耶。觀於此詩。則少陵之所自信於千古者。其詩亦無多首。而漫興之作不與焉。此非自謙。蓋定論也。奈何今之人茫然無知。而遂欲自鳴其得意者何居乎。

秋野五首

秋野日疏蕪。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卜宅楚村墟。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鉏。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

此秋野五首與前題屋五首絕不相同彼則極言其苦以爲非樂處此土此則甚言其樂已足慰目前也夫一時事耳何以憂樂頓易蓋君子賚志未遂之憂與達觀自得之樂原並行而不悖故言彼憂非懷安也此樂無怨尤也兩意似相反而實相成然總歸到憂亂懷君上此其大綱也語意自明可無解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

知歸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此山薇

此第二首言隱居之樂與物相同則藉貧病以忘是非而此山之薇正可樂吾飢也語意自明

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疎小紅翠駐屐近微香

此通首皆言山林之樂然其所以終老山林者則以直道恥事干謁故耳乃不以此歸過於人但云禮樂攻吾短便將世上一班好訣惡直之醜一齊掩過而以草野倨侮之罪自任此眞詩人忠厚之旨而又出之以風雅之口眞足令聞者亦當愧仄不邉也掉頭紗帽仄正是不嫻於禮樂處正是宜僻處山林處妙甚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潛鱗輸駭浪歸翼會高風砧響家家發樵聲箇箇同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

此首言歲將暮卽山林者亦不能無授衣之感故又因賜被時而傷君恩之未報也

身許麒麟畫年衰鴛鷺羣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聞逕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兒童解蠻語不必作參軍

此首言功名不遂而遠叨薦剡廁身鵷鷺正如蠻語參軍之徒堪嘲笑也逕隱千重石則君門萬里矣帆留一片雲則客途孤寄也前三首言山林之樂後二首懷廊廟之思亦並行不悖云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

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興即漫興之謂也秋興言當秋日而漫興以爲詩也漫興詩本無深意而老杜即於此詩備極淋漓工巧蓋唐人七律以老杜爲最而老杜七律又以此八首爲最者以其生平之所鬱結與其遭際暨其傷感一時薈萃形爲慷慨悲歌遂爲千古之絶調余嘗總而討之

唐人七律莫盛於早朝應制諸篇而未免言之太莊工麗有餘而生動不足中晚以後纖新旖旎而氣格寖微若高華典贍而望之又如出水芙蕖妍秀輕靈而按之又龍文百斛則惟此秋興之爲獨步也此第一首從秋字上籠蓋而起下歷舉其興之所由生看他開口一句將造物神奇一筆寫出大凡描繪物理刻畫者必失之尖小博大者又易含糊似

此旣極鑱刻又極渾淪以玉露爲追琢以楓林爲方幅其玉露降而風林傷非玉露之果爲摧鑠然楓林之傷實由玉露之降若或凋傷之此眞以化工之筆妙寫化工之神理讀者愼勿以其熟習而遂滑口過去不加咀味也次言其地則旣曰巫山又曰巫峽狀其連綿杳邈氣之遠屆不可津涯也然後極力形容之曰此其氣之蕭森貫於兩間自下而上

者江間之風浪兼天掀湧自上而下者塞上之風雲接地成陰一上一下盡在此秋氣之中四句寫得秋字如許壯濶然後承之曰秋氣如此我將何以爲懷乎蓋我之居此夔州見此叢菊已兩開矣人以爲叢菊也而不知皆吾之淚且非吾今日之淚也以吾之含悽於內而不能自語者已非一日今見此叢菊而不禁其𣿬流以出是此兩開者皆吾他日

淚也且我之居此峽中泛而無著如孤舟之繫人以爲孤舟之繫也而不知吾心則在於故園是孤舟之一繫惟此故園心也最可悲者此白帝城邊砧聲暮急總爲寒衣刀尺之計處處相催將見戲發載塗入室而處之時矣而我何爲漂泊於此耶此第一首在夔言言夔漫興之始也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北一作斗望京華聽猿

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此第二章承上言白帝城即夔府城也暮砧之時即落日斜之時而我於此豈徒望鄉凄感耶以我生平君臣義切雖居僻遠而葵傾愈摯每依南斗而憑高以望京華庶幾得覲吾君乎然而徒聽斷猿之聲不勝悲痛而淚

與之俱下矣且我向叨朝廷之官職而飄流劍外無分毫策力以報君恩與虗隨張幕八月之浮槎無異也晝省香爐我嘗入直而伏枕以思袞職而今則與之暌絶矣惟聽此山樓粉堞之中悲笳互動相尋未已其將何日得以奏昇平之效耶放廢如此而時不我與落日方斜者倏又西沉請看石上之月已映洲前之花則頃刻百年如駒過隙能不悲耶

通首重望京華三字。蓋望京華者。乃少陵之至性所鍾。生平命脈。皆在於此。所謂與身而俱來。寢食不忘者也。

千家山郭淨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此第三首。承上言我之飄泊於孤城而懷抱

難堪者豈徒悲已志之無成哉彼日之方落者信宿之間又轉而爲朝暉矣固日日如是也我日日如是來坐此翠微而彼漁人者亦日日如是還來泛泛即此淸秋之燕子亦日日如是故來飛飛獨是漁人燕子不改其爲故常而我則何爲與之同其泛泛飛飛也乎夫我昔者亦會如彼匡衡出而抗疏矣而於功名之會則甚薄今者亦且幾如劉向坐而

傳經矣。而於吾心之事則遠違。夫豈我之託業有未善哉。回憶少年時一班同學。今皆宦成都已不賤。翩翩衣馬輕肥於五陵之間者。比比皆是也。而奈何使志在溫飽者皆得其所願。翻令我心乎君國者。轉飄零於遠地耶。玩一自字。有志得自滿意。有封殖自擅意。有尸位素餐恬不爲恥意。八面玲瓏。十分足色。趣甚毒甚。

聞道長安似弈棊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震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此第四首則悲時事之甚失也承上章言我之生平既未得其志而時事之可悲又有甚焉者不聞長安近日之變態乎紀綱紊亂措置紛紜如弈者之舉棋無定以故立朝多幸

恩怙寵之人在位皆傾邪讒諂之輩王侯第宅各矜壯麗而絕無矢忠報主之心文武衣冠各樹黨援而絕無憂國奉公之士是以安史餘孽未能翦殄於直北致金鼓之聲時動乎關山羌胡之兵更復入寇於西陲俾羽書之煩騷擾夫車馬世事如此可悲已甚而懷康濟之略者徒使之穩匿於魚龍寂寞之間抑何謂耶夫既不能一借前籌又不能超然

膜置則平居故國屬有所思夫焉能起不知我者而告之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閒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此第五首則追憶太平宮闕之盛爲孤忠之所愛慕不忘也玄宗最好神仙當太平無事

惟以昇仙爲望西降王母東來紫氣何懿鑠也至於開宮扇識聖顏一庭喜迴大可想見奈何亂離之後放逐之餘遂隱跡滄江不得再點朝班良可悲矣通首博大昌明鏗鈜綺麗舉初盛早朝應制諸篇一齊盡出其下眞傑作也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

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此第六首則叙次及於廵幸之地而兼傷其變亂之所由生承上言宮闕之盛既如彼其不可復覩矣而一時名勝之地如曲江花蕚諸處皆非尋常所有乃曾幾何時而素秋之間接入一派萬里風烟使邊塞戎馬之愁竟入於芙蓉小院之中也至於今則宮苑中猶

珠簾繡柱也而所圍者黃鵠耳曲江頭猶是錦纜牙檣也而所起者白鷗耳豈復有當年歌舞之盛哉回首此中一片錦繡乾坤非帝王州不能佳麗若是今何以一旦破壞至此極耶上言宮闕則極其盛此首言勝地則帶言其衰此自互文而亦見立言有體且得杼軸饒有變化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

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
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
漁翁
此第七首因上文自古帝王之語遂引漢武
以爲明皇之比蓋明皇好大喜功窮兵黷武
使中國蕭然煩費者亦畧與漢武等以致釀
成安史之禍郎今追憶昆明池水而漢武之
故轍猶在眼中彼其開拓西南鑿池習戰好

大而夸至取天上星文立於河岸海中異獸鼓鬣波濤究竟夜月徒虛秋風自動有何益哉惟令城社邱墟入民塗炭如波漂菰米黑爛沉黑宮庭喪亂骨肉拋離如露冷進房殘紅墜粉二語便暗指陳陶馬嵬諸變是向之欲立功異域者今且秦關百二不能自保舉目天涯處處皆成險阻與鳥道無異鳥觀此謂太平之世王道蕩蕩者耶徒使江湖之間

有一漁翁投竿而泣滿地兵戈誰爲抱杞人之憂者末二語言天下大勢壞亂已極憂之者惟己一人也此一首追咎明皇喜事關邊而寵任賊臣之過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渼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彩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此第八首承上文昆明池而亦及於昆吾御宿紫閣渼陂諸勝以追憶昔遊之不可復得也言此昔遊諸勝其飲啄之佳棲遲之善皆各極其美而佳人仙侶相與倡酬亦何其都雅也且其時以彩筆上干御覽而一時之卿相莫不折節逢迎氣象崢嶸頗稱豪俊而今胡爲流落江關回首顧望不啻雲泥之隔白頭遭際若此寧有不頹然自喪者耶前數首

皆慷慨君國以極其怨慕之意此一首則悼惜已身之盛衰亦先公後私之義也八首先後次第彼此照映如遊遵山處處谽谺迴別如登閬苑層層戶牖相通以言格律則極其崇閎議論則極其博大性情則極其溫厚罕譬則極其精當然皆其興會所至一筆寫來自然妙麗天成不待安排思索此天地間至文也讀者詳之

杜詩言志卷十四終